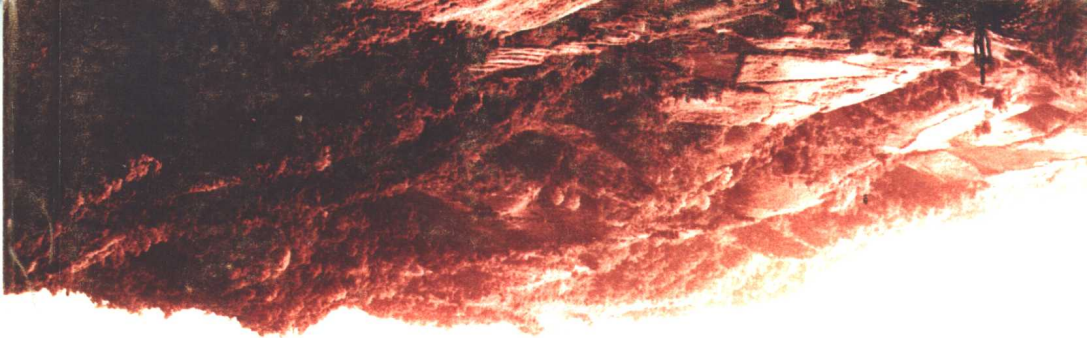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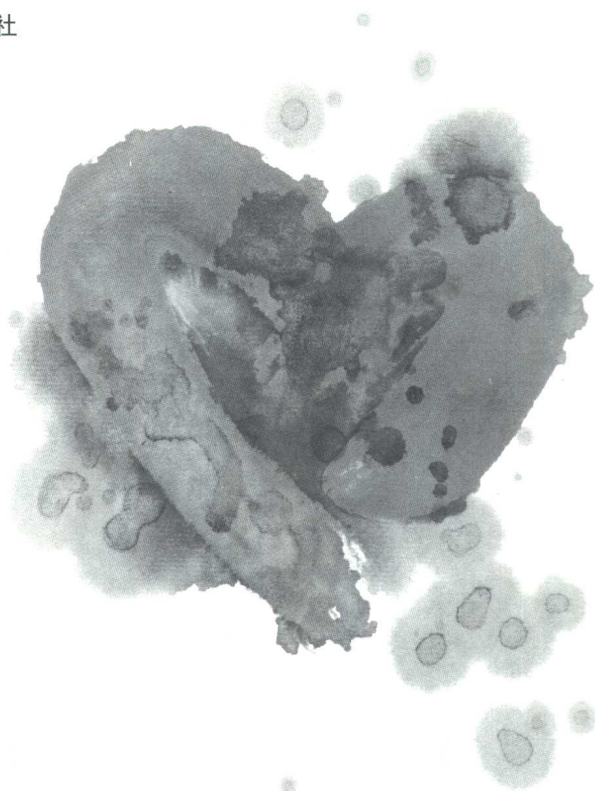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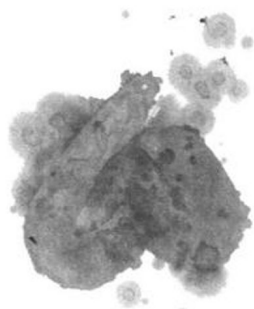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与大地丛书

山鬼留言

——一个人与一座山

黄 尧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

山鬼留言

——一个人与一座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 数据)

山鬼留言：一个人与一座山/黄尧著. —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
2001.10

(作家与大地丛书)

ISBN 7 - 222 - 03223 - 1

I. 山… II. 黄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7202 号

作家与大地丛书

山鬼留言

——一个人与一座山

黄尧 著

* * *

选题策划 杨世光 刘存沛

责任编辑 黄慧

封面设计 西里 鞠洪深

责任印制 洪中丽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2001 年 10 月第一版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 10.375

插页

字数 220 千

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

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 - 222 - 03223 - 1/I·880

定价：14.00 元

作家与大地丛书

黄 尧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目
录

卷首语	/1
-----	----

三种开篇	/2
------	----

一个人拥有一座山，不是什么希军事。不少人就是从山里走出来的。走出来又回去来来去去有如鹤飞雁行的也必不少。

其一	/2
----	----

公元1969年5月末，我在秘密的“通道”里接到一封“三台山”的来信，说那里已经在等着我和其余几人的到来，那里燃起了篝火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将泪水洒在界河——要么等待“处刑”，按当时的说法：“枪毙十次有余”；要么……

我知道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。

公元1969年6月10日，我逃离囚所，与三个等候我作出这冒险决断的伙伴，来到滇西的保山县……

保山早张网以待，连“处理方案”也报省照准：“强行分配”，“就地监管”——我们一跺脚：可知此处难留爷？自有留爷处：就是三台山！

其二	/6
----	----

公元1969年8月的一个傍晚，为了听“最高指示”，我首次登上三台山的最高峰——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。在无穷无尽的盘山小路上，我的背后，一支老式七九步枪一直“顶”着我。

我毕竟是从那个夜晚开始“读”三台山这本书的。

其三

/7

公元1970年3月的一天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让我整理一堆废纸“你来清理清理阶级队伍，莫给我玩鬼，我身上掐个虱子都比鬼头大！”——他叫张贵扬。

后来我由张贵扬引导进入了三台山汉文化的意境，深邃隽永，大莫于此焉。

第一章 山与台

/12

山之名

/12

名“三台山”的山，是原本的：“三台山”是人造出来的。

山有台

/16

“台”是什么？“台”是山的堕落，“人”的台阶。

邦滇寨——没有故事

/19

邦滇寨，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寨子，却梦幻沉沉，没有故事。邦滇的故事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断裂了。

邦滇地界

/29

邦滇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于他们能将所有外来的概念“邦滇化”，并将它加以细分，又通过“二台坡”向三台山扩散——于是，景颇人、德昂人也乐于使用“烂地”、“生地”，津津乐道什么“母读学校”和“指手青年”。

“算计”得吃

/37

为何“世骏”变成了（亦或念成了）“十马”却始终不得而知。米家三爷也一头雾水。

总之，此后米家三爷万不敢再有“名”。

他十分肯定的是他遭了“人”的“算计”，这也是“杨世骏”走马邦滇的原因。

这“人”究竟包括了谁？那个南下的儒官？后家的猛嘎粗人？他从未言明。

“吃了别人的算计，就要长算计”——这是他后来的宣言。

3

第二章 山与路

/42

万花筒和《十万个为什么？》

/42

邦滇人没有“为什么？”这个用语和词汇的组合。他们叹口气：“嗯——”——“嗯”的发声为上顎空洞，从胸腔冲出的纯粹气声，这代表了一切悔恨、不满又无可奈何的“为

什么？”

“嗯——”，“嗯——”，“嗯——”！

滇缅公路“914”·日本人的战壕

/46

邦滇人可管不了这许多，邦滇门口的公路就是举世闻名的“滇缅公路”，“914”里程碑栽在水井旁。

邦滇是个移民寨，移民落地生根，“两个肩头担一张口”，不负责历史的记忆。

档案一：古战事·战象与战马

/53

有趣的是其中一些细节：《元史·缅甸传》载：“缅人前乘马、次象、次步卒，象披甲背负战楼，两旁挟大竹筒，置短枪数十于其中，乘象者取以刺之。”

档案二：蓝博·三台山收复战

/65

最强烈的记忆一闪，继后就是意识的空洞，再没有可以“拷问”的典故。仅仅在1993年9月出版的《潞西县志》上，对1944年“反攻日本侵略军”的战事记录，才给了故事一个“小结”。

“直过区”·“教生活”

/81

来三台山搞“直过”试点的老王说：“不砸锅，不拆灶。原本你们的三个石头支一口锅，现在还是三个石头支一口锅”——“直过”就成了著名的“支锅”。

其实，三台山的景颇人没有将话听全，老王还说，“团结互

助”、“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”、“固定耕地”、“发展水田”和“政府要教会我们栽瓦新生活”等等。后一条便成了“教生活”。

“政策山”·“电影田”

/89

实验地一会种“潞西绿咖啡”，一会种“三叶豆”，一会种“墨西哥薯芋”，一会种“西番莲”。

白了头的技术员来到那座铲了种，种了铲，再种再铲，如今光秃秃的小山前，捂着脸呜呜地念啊念：“政策……政策……山山……啊……”

“早先的‘万斤田’就是电影田哩——从三块田搬来黄谷，硬是死簇硬夯，栽在了巴掌大的田块里，一夜就成！咋不有‘万斤’呢？”

第三章 山与水

/105

5

“三十六道水”

/105

佛祖念“葫芦符”道：“远地之勐巴娜西，有三十六道弱水，其势涓涓，……”于是，夜起跣行，至晚町，太阳当顶，佛祖登黑山，了望北地，尽炎如炉火，惟两河挟持之山地，有大片荫郁，疾行十八转十八盘，走出了“三十六道水”——

远古旱季·记忆复生

/116

邦澳仅有的五口井，全是季节性水源，到了“下寨井”只

剩下一个泥钵时，生产队开会，就一片噓噓的叹息声。
眼下决定的举措是：先将牲口迁往木铃洼，人留在寨子里
“抗旱”。

欢乐旱季·“齐处”与乐园

/119

不久，一条曲曲弯弯的河道上全是白生生的女人——她们的赤脚赤臂，裸脖子裸腿和从浅浅的领口上拥出来的如花似的胸乳——“着水”，邦滇人就活过来了。所有人世的欲望即刻像干腌菜投进了沸锅，膨大而散发着诱人的酸味。

欢乐旱季·芒市河“小秋收”

/126

“他说赶啊赶啊——从两头赶，炸弹就在他手里丝丝冒烟，上游的鱼赶到深潭了，下游的还没有赶到，参差滴滴（点点），他只顾瞄着鱼潭，他说赶啊赶——就炸了耶！”——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是个普及版的通俗故事。
旱季——血腥的“小秋收”，这样的事，太多了。

第四章 山与兽

/135

悲情旱季·狩猎始末之一

/135

总之，在那个悲情的旱季和雨季之末。
我们一直处于被猎杀之中。
我们一直处于无数层围网的中心。
因此，狩猎都是“谋杀”。

悲情旱季·狩猎始末之二

/150

我最经典的一次射猎，是在一只野猫夺走一个女孩手中的
 吃食后，我从屋里闻声，提枪冲出来，在 20 米开外，将一
 粒子弹送进了野猫的口中，整个将其竖穿……

悲情旱季·忧喜大年

/164

过年了。

知青给全寨子包饺子。

用酒瓶做面杖，用寨子夏收时攒下的麦面，擀成饺皮，将
 喂了一年的半扇架子猪包了进去。

会计来宣布结算：邦滇全年工分值为 0.04 元，扣除除借和
 历年积欠，全寨 15 户人家，除了“知青户”进帐 74.38 元，
 14 户人家全部“欠债”

悲情旱季·泥塘“纵歌”

/172

正月十五这天，西山的载瓦就过了铁索桥，来拱别、拱令
 “串”亲戚。好比应时而开的野花，不期然就红遍黄遍了山
 坡，民族的记性储存在地底，蚂蚁“帮记着”、蚰蜒“帮记
 着”、大树的年轮“帮着记”，到了那个冥定的时刻，就会
 从地里冒出来，演化出千古不变的气相。

第五章 山与佛

/180

蚂蚁的哲理与鸡枞

/180

蚂蚁的智慧是制造和储存，蚂蚁的智慧是有限的，它们未曾料到日复一日，费尽移山心力搬来的食料竟是滋生祸害的菌种，它们只是爱着它的口味而已，又有着一个社会全体动员的体制和机能，大约还偏爱大兴土木张扬身名——人，就乘虚渔利其间。

“朋友”·“叫你过河你不过”

/193

“朋友”是德昂、景颇和勐巴娜西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个词汇，如同太阳一般明亮的词汇，不在这块土地上真正生活过，你永远无法知道其中的秘密。

当然，依我的猜想，它同佛教最后的宽容精神似乎是相关的。

“朋友”·“嚼烟”的味道

/208

“你慢慢嚼。”她们一齐向我示范咀嚼，亮出漆黑闪亮的一口牙齿。一种在云絮中沉坠的轻软，一种招来黑暗降临的幽秘，一种步入祭坛的庄重，一种不能把持的悠游……

“你当醉一回，自此就醒一时；醉三回，醒一世；不可永醉，亦不可长醒！”

第六章 山与鬼

/220

三支枪“撵山”·三柄斧“砍山”

/220

先是景颇人传统的游猎；

继后的汉族移民和少数德昂人的狩猎，作为一种传统生产

方式和文化已然发生变性；

三台山人下山一看就惊呆了：他们用炸药炸树！

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巨树的死态——从根部直贯树梢的惨白的剖面，溢着树汁，披娑着破碎的枝桠，还那么直立着。

手枪指在脑壳上：“算计”完蛋

/224

李保只觉着脑门立时就冰凉，他不敢动弹也动弹不得，曾有一秒他想斜睨一下那枪主是否搂着扳机，后来那森冷的环行枪口在他脑门上转动了一下，他就觉着小肚子僵了，他说：“我要尿尿了耶……”那枪口就从他的太阳穴的凹坑游到了他多皱的脑门心，再游到了他塌陷的鼻梁上来……

鸚鵡之灾·动荡的“鬼”们

/231

哪来那么多的鸚鵡哟！将仿一片片响云耶！绿压压地就遮来了，满山都是噉噉喀喀的“大嘴子”声，一大片包谷就成渣渣了耶！

小金大说：“瞎子在念‘目先’鬼（风鬼）呢，他说风鬼把小雀吹走了耶。”就在那天，拱别人发现鸚鵡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三台山没有“酒鬼”·“勒当”之死

/240

载瓦有酒，但没有“醉”这个概念，载瓦说酒“烧心”；载瓦的33种“鬼”，倘若一一“归位”，也确无“醉鬼”这一鬼！

有人说，南冈常被丈夫暴打，甚至将她绑在树上用弹弓射……

不用说，是为“酒”。那个“酒鬼见天亮就要喝酒，他总说南冈把钱藏起来了……”

景颇人终于说出了“酒鬼”——第34个——一个“新鬼”终于入册！

第七章 山与梦

/265

《景颇姑娘》·美丽归去来

/265

梅普玛鲁不是三台山的干部，主演《景颇姑娘》前后她是地区文工团的演员。

玛鲁的丈夫发了“泥鳅沙”，她用一枚光光的银币开始“刮痧”……

多少次丈夫被这枚银币从地狱的门口接了回来。

1999年，梅普玛鲁病逝，年仅51岁。

那枚镶解的银币呢？

“梦人”纪事·番二和他的快乐情结

/269

三台山管“弱智”的人或人群叫“梦人”：从字面解得的意思是一种在精神上获得永久梦想的人，一种行如梦游，言如梦吃的人，一种没有寻常忧虑，没有衣食欲求的人，当然也是永远快乐的人。

梦想时代到来·原来都是“梦人”

/273

“开放”了。要明显地“优于”——“改革”；而“开放”，在三台山的词典中是由“放”而“开”——而“放开”，就

是“什么也不什么”了。

过去“夹泡尿”就干完的集体活，现如今“尿”不“夹”就干完了，干的是自家的“活路”——啊呀！“活路”果真有“路”“活”了——先前，不是打仗都“梦”着么？

“梦人”喂！打仗都是“梦人”喂！

大梦初醒·破碎地带上的三台山人

/278

在三台山人的简陋的水果摊子旁，他们只能默默地看着车隆隆驰过，将细微的尘土扬在“山野春姑”的脸上，渐渐地他们自惭形秽，觉着那公路和它坚硬的路肩，永远不会担当他们多梦的命运——在一个晚上，他们悄然撤走了。原老路两厢的十来个寨子萌生的“借路致富”的梦想，只走出了一小步，就成了泡影。

第三代人·“当强盗去！”

/283

各种线索的扩大和现场细节的进一步勘察，一个极遥远的历史画面突然出人预料地凸现出来：三台山的抢匪时代回归了。

只有一点，论“眼力”，他曾是百步穿杨的猎手，可，怎就没有看出自己的儿子是个“强盗”来呢？

黄金梦想·“历史”的坑道垮了

/288

李广发的宣言有着黄金般的光彩，“以前日本人开的金子（矿）呢？你们不敢去（开采）么？”

一年下来，李广发“只剩下了两只眼睛会转”，他自己的描述是“啊嘎，刨出来的土比生成的土还多耶”（当然！）“啊

嘎，差稀稀，着土埋了几回回耶”，结果是：“搓搓土，有黄有红有黑有白”，“共不见有金子喂！”

三种结尾

/294

其一

/294

2000年12月，20世纪的最后15天，我再次返回三台山。
世纪末——给了我梦中的土地。
一个人拥有一座山，就在那里埋下了许多的东西。
梦里的树永远是常青的，草是常绿的。
可我眼见的三台山，可以不是三台山。
我守护的大约只是我的梦想。
这是世纪末三台山的一则“新编故事”——“故事”的结构是一个“迷失”的怪圈。

其二

/300

三台山虽然拥有国道线的自然优势，却不能发挥作用。而且没有森林的三台山，没有小鸟叫的三台山是哪一个“社会”呢？政府决定对已丧失生存条件的农户进行异地搬迁，“搬迁”——三台山乡党委和政府一个“划时代”的规划和决定。
“走出迷失”——无论它是借（国）道还是独辟蹊径，都已成为这个伟大的山台新世纪的“走向”，这似乎是确定的。

其三

/310

我又回到了邦澳

隔些年回来一次真是美事。

老的更老，小的不小了。

“腐败！”“生态（恶化）！”“破坏资源！”“水荒！”

没有“主题”，迷失了。

三台山很小，很适合我——我走了，循山的台，涉山的水，
步山的路，负山的魂，追山的梦……